



簡單就是美的說故事劇場

Simplicity Is Beauty — Storytelling Theatre

張麗玉 | Li-Yu CHANG

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

緣起

2004 年秋末，我在英國華威大學的戲劇／劇場戲劇（Drama and Theatre Education）碩士班，修了一門名為 The Role of Story in Drama and Theatre Education 的課程。這門課的指導老師是教育戲劇領域頗富盛名的 Dr. Joe Winston，他帶領著一群不同國籍的戲劇愛好者，探索世界各地傳統故事的象徵與寓意，並以西方現代劇場中常用的說書人（narrator）敘事手法，結合肢體化（physicalization）與轉化（transformation）的技巧，引導學生發展出各具風格的作品，並於期末到鄰近的小學演出給學童觀賞。（圖 1-3）

課程中，老師先藉由數週的工作坊，讓我們透過各種戲劇活動剖析故事與角色。工作坊階段結束後，我們必須自行分組，選定一個想要演出的故事，帶到課堂上跟老師報告故事大綱、選擇故事的原因以及故事中的關鍵畫面。我和兩位香港同學一組，選了《木蘭詩》為創作題材，除了老師要求的報告內容外，我們還發揮了華人特有的「效率」，一併討論故事情節，連夜分工將劇本寫完。沒想到，隔天上課時，老師知道我們把劇本寫好了，當場臉色一愣、說道：「你們把劇本寫完了，那故事也就沒創意、不好玩了！」



1 Warwick University 的戲劇教育碩士生在英國小學演出說故事劇場，此故事為韓國版的牛郎織女，牛郎正沿著象徵銀河的白布往上攀爬要去尋找織女。



2 來自台灣、韓國、賽普勒斯和希臘的碩士生演出《三隻小狼和大壞豬》的故事，以充滿創意的身體動作呈現小狼家的大門，大壞豬則在一旁伺機而動。



3 《西遊記》故事中孫悟空乘筋斗雲的場景。

「創意」和「好玩」是說故事劇場創作的兩大核心，因為在這樣的演出裡，舞台上只有演員，沒有燈光、道具、服裝、布景的輔助，甚至連所謂的舞台，都可以只是一塊清空的場地。演員必須扮演故事裡所有的角色、物件和場景，還須不時跳出角色，以說書人的身分推移時間與空間、發表對角色行為或事件的觀感。而一個預先寫好的劇本，容易限制住演員於實際互動中所能玩出來的創意。於是，我和香港同學丟開劇本，重新回到木蘭詩的故事本身，運用課堂上學到的創作技巧，在即興的過程中，摸索出如何輪流扮演木蘭、木蘭的父母、木蘭的姊姊、木蘭軍隊裡的夥伴、下召徵兵的皇帝、傳旨的衛兵、東市的駿馬、西市的鞍轡、市集裡的顧客、被霍霍磨刀相向的豬羊以及不可或缺的說書人，並且要能在說與演的同時進行自然流暢的接力與轉換。

學期末，《木蘭》的演出大獲好評。我們之後還在華威大學「One World Week」國際學生活動週、Exeter 大學的國際戲劇研討會、劍橋大學的教育學院以及香港的國際戲劇／劇場與教育聯盟世界會議（IDEA）表演。這種「人到就能演」的戲劇形式，深深吸引了我。完成碩士課程後，我繼續留在華威進修博士課程，也擔任說故事劇場的助教，參與了更多的創作。每次期末到小學演出，小朋友全神貫注觀賞表演的神情與笑聲，都讓我忍不住期待，有一天台灣的小朋友也可以看到這個充滿想像與創意的劇場。

緣續

2011 年秋末，我的願望實現了！我和一群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，將說故事劇場帶進了台灣的小學裡。在小朋友的身上，我看到了同樣專注的眼神、聽到了同樣開懷的笑聲。演出結束時，演員們跟小朋友圍坐成一圈聆聽回饋，有小朋友興奮的說：「你們好厲害！只有四個人竟然可以演出那麼多

角色！」我身旁一起觀賞表演的學校老師也跟我說：「我本來還怕他們看不懂！就只有人在上面演，也沒有道具、布景什麼的，沒想到他們都看得懂，知道誰是誰。」老師的鬆了一口氣反倒讓我仔細思考起，為什麼大人會擔心孩子看不懂？一個看似空無所有的舞台，只有演員的聲音、語言、肢體動作，為何依然能引起孩子強烈的興趣？這樣「精簡」卻創意十足的演出形式能否大大增加孩子觀賞戲劇的機會？而對於習於燈光、道具等輔助的戲劇系的學生來說，這樣的戲劇創作方式有什麼樣的啟發與收穫？要回答這些問題，我想先從 storytelling 這個表演形式說起。

戲說從頭

Winston 的說故事劇場的表演形式，源自一個名為 Shared Experience 的英國劇團，該劇團於 1975 年 11 月以創新的說故事方式，上演了劇團的首部作品 *An Arabian Night*，並於隔年獲得愛丁堡藝節 Fringe First Award 的肯定。劇團創辦人 Mike Alfreds 曾經說過，他們為創作訂立兩大目標：「直接搬演故事而不加以改編；透過演員創造所有一切而不藉助任何技術效果、布景、道具、服裝或化妝。」他們希望演員走進一個空的空間，直接對觀眾說「很久很久以前有個……」，演出於焉開始。換言之，演出的焦點是演員，而非布景。因不需受限於笨重的技術效果，

演出就能達到最大的靈活性，且可因地制宜、為不同觀眾人數調整。演員必須以肢體呈現道具或場景，用聲音製造出所需音效。所有的演員，即使某些場景沒有戲分，也都須全程待在舞台上，以不參與的方式觀看演出，這個實驗劇場的創新手法很快被像是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等主流劇團的導演起而效尤¹。

Alfreds 認為，演員只靠肢體與聲音就能說出精彩的故事，他表示：「我對於演員如何無中生有很感興趣，他可以說……我現在是皇宮，我現在是沙漠……他可以用那個字就抹去在舞台上所創造的景象，然後又創造了另一個。」² Alfreds 指的是，演員在舞台上一邊說、一邊就轉變成所說的角色、物品或場景，而這樣的變化是直接觀眾眼前進行的，沒有絲毫遮掩。演員說他自己是什麼，觀眾就相信他是什麼。這個「相信」須建立在彼此願意暫停懷疑（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），一起進入想像世界裡的默契上。這也是為什麼孩童「看得懂」說故事劇場，充滿想像的假扮遊戲是他們成長過程中自然且重要的經驗，於「說什麼、是什麼」的虛實之間穿梭來去，他們並不陌生。反倒是長大後的部分成人加諸的「寫實」演出方式，例如：公主須頭戴皇冠著蓬裙、王子得身繫披風配長劍、森林的場景就要有樹木的景片等等，限縮了孩童以肢體發揮想像力的空間。

但演出非得寫實不可嗎？以閱讀經驗為例，映入讀者眼簾的文字會在腦海裡形成畫面，而因每個人的想像與生活經驗不同，畫面自然各有千秋。不過一



4 說故事劇場中物件的使用富多樣意涵，左圖中的長絲巾代表地主的華服，右圖則成為新娘頭巾。

且文字被具象為像是電影或電視的演出，畫面想像的可能性就減少了，這也是為什麼原著與影視改編作品孰優孰劣的討論不斷。有人喜歡進電影院，去看看大螢幕上演的和自己想的一不一樣，看完後不管是喜出望外抑或敗興而歸，皆因觀眾原有想像與實際電影畫面之間的差距所致，舞台演出亦如是。演員的語言、肢體如同書中文字，能描述出變化萬千的各式景象，讓觀眾透過「想像的眼」，彷彿真正看到甚至感覺置身其中。這也是 Alfreds 希望帶給觀眾的劇場經驗——靠演員運用肢體和聲音的能力來激發觀眾的想像。他曾提過有觀眾在表演結束後，跟他述說他們透過「心之眼」(mind's eye) 在戲裡所「看」到的一切；也有劇評家對於演員生動描述出的影像與氣味印象深刻：「他們讓我在腦海裡浮現宮殿光潔的圓頂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景象，房間中有著柔軟的坐墊、濃烈的焚香，綿延無盡的撒哈拉沙漠山丘。」³ 這種敘事表演喚起的感官記憶與想像，有時是舞台上寫實場景難以企及的。

戲裡戲外 — 說故事劇場演出心得

在說故事劇場中，演員全然運用自己的肢體、聲音，即興創造故事裡的一切，並以流暢緊湊的接力方式穿梭於角色之間，這對於習於劇本和舞台技術輔助的戲劇系學生而言，需要一段時間的調適與練習。在創作初期的工作坊中，部分學生仍習慣以道具詮釋角色，例如有一位學生起先認為，戴上眼鏡扮演父親可以幫助觀眾知道他在演誰，但在下一刻他必須立即轉換成女兒的角色時才發現，眼鏡成了角色塑造的限制。然而這不代表說故事劇場完全不能使用道具，只是道具的運用必須具備多義性，像是一條長絲巾可以代表新娘的頭紗、襁褓中的嬰兒、森林中的溪流等等，藉由演員的說演來賦予物件多重的象徵意義（圖4）。這個從陌生到熟悉的歷程，有學生在期末報告裡表示：

說故事劇場的形式說複雜不複雜，但說簡單也不簡單，不論是對演員，或是對觀眾，我覺得都會在演出過程中得到很大的收穫，因為它不僅將劇場回歸到最基礎的本質——「人」，也會在其中挖掘到更多戲劇



5 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於台南附小故事屋演出《穿靴子的貓》。

的可能性。（菲）

另一位學生更提到，說故事劇場讓她回到接觸劇場的最初，她寫道：

幾年的課程，有很大的比例在學習如在極簡的空間中創作，用極少的道具布景服裝完成呈現，我們的確很適合這樣的創作形式，但也總是在其中困惑，對於提供觀眾想像還是創造完整幻覺，對於寫意或寫實，對於詩意和真切，充滿重重困惑。……遇見這堂課，對我來說是一份最棒的禮物，我把幾年下來，在非實物表演、物品陌化等等方法中累積的困惑，在這樣一個完全「極簡」的方法裡，得到了很棒的體會與成長，故事劇場的學習，應該是我們所接觸的表演形式中，最「極簡」的，但其中所蘊藏的彈性與魔力，是我從未經歷的。……這個方法，讓我回到接觸劇場的最初，坐在舞台下，看見不可思議的故事閃閃發光的出現在我生命的那個瞬間，我知道它明明什麼都沒有，我知道它說的故事我已經聽過了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，深深被表演者感動，輕易的相信場上的魔法。（詠）

由於我們期末演出的觀眾是國小學童，這個展演過程讓原本害怕接觸小朋友的大學生，有了不同以往的經驗，重新認識這群兒童觀眾：

不要把小朋友觀眾真的當成小朋友，他們是最好的觀眾、也是最嚴厲的觀眾，對於你的好，他們會毫不保



6 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於台南崇明國小演出《阿里巴巴》。



7 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於台南附小故事屋演出《森林裡的糖果屋》。

留的讚賞；對於不好，他們也會以一樣的態度來表達。（緯）

在過去，我對於跟孩子們接觸充滿了排斥感，認為小朋友就是小朋友，再怎麼樣認真的做戲給他們看，他們一樣看不懂。（因為這學期的課）我才有機會認真的思考面對孩子和面對成人之間的差別，就是因為這樣的比較後，我看見了孩子帶給我的成就感和一種簡單的快樂，孩子們的想像力豐富，帶給我更寬廣的思考。（瓊）

而小朋友熱烈的觀演反應除了帶給演出學生相當大的成就感外，也刺激他們省思不該小覷孩童的想像力和觀察力：

準備要演出的時候，有點緊張，畢竟還是會怕練習夠不夠？小朋友會不會笑？會不會喜歡？會不會失控？他們提出問題時怎麼辦？一大堆問題在腦袋裡蜂擁而至。幸好演出時，小觀眾們都很捧場，笑得很開心，看得很認真，讓我覺得也許從小就該培養看戲，當戲劇跟教育結合，會讓小朋友接收到許多不一樣的訊息，增強他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。我覺得說故事劇場很有趣，真的要花費許多心思與力氣去努力完成，但是當天看到小朋友們拍手與大笑時，我覺得很溫暖，很開心，心裡暖暖的有點感動。這次的課程激盪出很多創意、想像還有力量，從未想過自己能沒有

任何道具、音效、服裝，卻能完成一齣很吸引人的說故事劇場，希望這樣的劇場能讓更多小朋友知道與看到。（娟）

回收的問卷裡，所設計給小朋友畫圖的部分，有不少小朋友所畫的比我們演出的還多，像是有一幕森林的場景，我們的舞台上只有一棵由演員扮演的樹，但是在問卷裡可以看到小朋友為我們的場景種上了更多更多的樹。他們的想像力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。說不定其實我們小的時候想像力也很強，但是長大後，被現實的框框困起來了，想法什麼的都太現實了，連同本來應該是天生被賦予的創造力也被框了起來。（欣）

歡迎來看戲 — 小朋友觀演回饋

在台南的兩所國小，我們分別為四、五年級生演出了四則故事：《穿靴子的貓》、《阿里巴巴》、《森林裡的糖果屋》、《香腸、小鳥、老鼠》（圖 5-8）。演出日前幾週，我們先至各班進行前置工作，學生藉由跟課來觀察班級互動狀況，並向導師借用 15-20 分鐘的時間實際帶領戲劇活動，以更進一步瞭解小朋友的個性與特質，作為接下來創作說故事劇場與活動設

計的參考。

演出當天，學生演員在表演場地外列隊高喊：「歡迎來看戲」，迎接前來觀賞演出的孩童，並發送精心設計的節目單，營造進劇場看戲的氣氛。待孩童依序入座後，學生演員先以與故事相關的暖身戲劇活動開始跟孩童互動（圖9），接著進行約15分鐘的說故事劇場表演，表演前會先說明劇場觀戲禮儀，提醒孩童如何成為優質觀眾。演出結束後則進行團討，聆聽孩童對於故事的省思和演出的回饋，並發觀眾問卷請他們填寫並畫出觀後感想。（圖10）

孩童問卷中的回答與圖畫帶給學生莫大的鼓勵，他們不僅驚訝於小朋友能以圖畫呈現觀察入微的演出細節，也對小朋友充滿童趣的感想印象深刻，更因孩童熱切表達希望可以再看到他們演出的期待興奮不已，小朋友們在問卷中寫道：

- 你們真厲害、真會演戲。
- 演得很讚，希望以後可以再看到你們表演。
- 謝謝姐姐今天的表演，每個人都演得非常精彩，也不會笑場，真的很專業耶！希望以後姐姐能再來為我們表演。
- 你們的表演既生動又精彩，更讓我們知道友情的重要，希望你們下次可以再來表演。

問卷中提到關於友情重要的故事改編自格林童話的《香腸、小鳥、老鼠》，三位故事主角是住在一起的好友，依各自專長分工：香腸煮飯、小鳥砍柴、老鼠提水，原本相安無事、和樂融融，直到有一天，小鳥在森林裡辛苦穿梭砍樹時，邪惡的森林大魔王出聲挑撥，說小鳥負擔了最累的工作，激起牠的不滿之心，回家去找好友理論，希望重新分配工作，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。四年級小朋友在演後問卷的回應，顯示了這個生動幽默的演出不只娛樂了他們，也



8 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於台南崇明國小演出《香腸、小鳥、老鼠》。



9 南大學生於演出《阿里巴巴》前帶領戲劇活動，小朋友分組以身體動作呈現藏滿寶藏的山洞大門，並腦力激盪想出通關密語。

引發更深層次的省思。問卷中有一個問題問道：「如果你是小鳥，你也會想要改變工作嗎？」全班29位孩童中，有26位回答不會，部分原因列舉如下：

- 因為每個人的工作都很辛苦。
- 說不定後來的工作更辛苦，而且以前的工作做起來會比較熟練。

看完表演之後有想要對劇中人物說什麼話嗎？或者你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呢？請你發揮創意畫下來吧！



10 四年級小朋友看完《香腸、小鳥、老鼠》的說故事劇場後，在問卷上畫出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演出畫面。

- 因為就算自己的工作很辛苦，我們也應該為別人著想，不該把不想做的事丟給別人。
- 因為如果他不該做別的事的話，就會把它用得很不好。
- 因為有些人都沒有工作，只要有工作都好。
- 因為生氣的時候可以把木頭當做出氣筒，這也是一種紓解的方法。

有一位回答會想要改變工作的學生，理由則是：「因

為如果繼續砍樹，會影響地球生態。」

小朋友的回應出乎演出學生意料，他們原本只是想演一齣讓孩童看了覺得趣味十足的故事，沒想到小朋友卻能從中得到生活的啟示。

繼續演下去 — 說故事劇場的未來展望

除了帶領大學生進行說故事劇場創作外，我也

舉辦過幾場說故事劇場工作坊，參加的學校老師與社區劇場工作者都認為，這是一個相當適合在學校推廣的戲劇形式。對於想要自行演出給孩童觀賞的老師們來說，說故事劇場只需少數演員，應用簡單空間與物件即可展演，不僅能減低平日工作繁忙的教師於製作時所產生的壓力，也無須過於擔心場地的安排。某個程度來說，精簡靈活的說故事劇場就像是從前在村落間遊走演出的戲班，只要有觀眾、有演員、有空地，就可以有劇場。

Nellie McCaslin 曾指出：「一個人在年幼時經歷過好的劇場經驗，常會成為終生的樂趣」⁴。容淑華亦強調戲劇經驗的重要，她表示：

許多心理學家認為戲劇是可以幫助兒童感官世界的發展、想像力的運用、創造力的開發、情感投射、語文運用的思考、人際互動關係的改善、同理心的養成等教育目的。⁵

然而，目前台灣孩童進劇場觀看演出的風氣尚未普及，若能讓更多的說故事劇場演出進入校園裡，不啻是主動為孩童增加了劇場經驗。

另外，亦有不少老師認為，說故事劇場也適合讓小朋友自己「玩」。孩童好動、富想像力，需要透過與他人互動來學習。說故事劇場符合孩童成長特質，能將他們平日可能讓老師頭疼的好動與天馬行空，導引成正向的創作能量，讓各自擅長之處皆有所發揮。有位帶孩子來觀賞我們期末演出的家長提及，她的兩個小孩在看完《森林裡的糖果屋》後，回家就主動模仿起劇中演員，以肢體呈現巫婆用來囚禁 Hansel 的牢籠的模樣。在演出的學校裡，老師也觀察到孩童會自行重演說故事劇場中有趣的片段，可見說故事劇場對孩童有強烈的吸引力。而且不同於一般搬演事先寫好劇本的兒童話劇演出，孩童有較充



11 小朋友專注觀賞說故事劇場的演出，手持演出節目單。

分的空間發揮創意與想像力。如同胡寶林所言：兒童的戲劇教育不是一種才藝教育，也不是為明星鋪路……有教育價值的戲劇活動，應給予兒童充分的創作自由去發揮想像力，以身體的體驗去滿足其願望與夢想，並為其情緒的暗流渠道找出口。兒童戲劇活動應有自編、自導、自演的自由……⁶

若以此觀之，說故事劇場的確可以提供孩童自我創作表現的空間。而對於戲劇系的學生而言，亦是如此。

（本文圖片提供：張麗玉）

■ 注釋

- 1 Crouch, K. A. (2003). *Shared Experience Theatre: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Performance*, 73-74.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, Ohio State University.
- 2 同注 1，80-81。
- 3 同注 1，97。
- 4 Nellie McCaslin. (2006). *Creative Drama in the Classroom and Beyond*, p. 343. New York: Pearson Education.
- 5 容淑華（2007）：兒童戲劇——理性的藝術。美育，159，44-47。
- 6 胡寶林（2002）：戲劇與行為表現力。台北：遠流。

12 演出結束後之合影。

